



Nac & Yaya & Saysang:

從場地的提供、文化的交流到參與戲劇的學習與演出，漸進式的融合，不是我們先接納你們，而是你們先接納我們，原本我們只是朋友，但經過彼此的認識之後我們成為部落的家人，有山東野成員的進入，部落更顯得多元與和諧。



Yakaw Iku:

我叫做雅告，看到山東野近幾個月在部落訪談、認識當地的環境、居民、經濟、歷史，心裡覺得很感動，也因為他們部落熱鬧點了期待在整個過程裡，不論我們是什麼族群，都能欣賞、理解彼此的差異。當我們聽見土地的聲音和森林的低語，不論那是悲傷難過興奮喜樂、感動激昂，希望都成為我們深愛這塊土地的理由，也找到像家一樣的歸屬感。



鍾萍佳:

在部落練習〈山鬼〉的一個橋段，不斷有縷意念飄盪徘徊。或許，許久許久以前，沒有文字，只有樂音、舞蹈，族人之間沒有利益、金錢、政治，與萬物相生相惜。不記得什麼時候鬼怪來了，只記得有人跟著走了，有人選擇留下來，持續追尋那個以前的年代，即使他未生於彼、長於斯。



尉楷:

這裡的小黑蚊真的很不簡單!!!多打幾隻，啪啪啪啪的，就掌聲響起了。



陳詩油:

「不要害怕山會接住你的」當我聽到這句話時，我還不明白山要如何接住我，但走過大同大禮部落後我感受到了，這沿途的故事和歲月的痕跡，都會是滋養我們成長最好的養分。來吧朋友們-來這塊土地吧-你會在這裡找到屬於你的答案。



曾恕油:

近九個月的計畫，感覺卻還認識這裡不到一半，太多細微之處足以停留，感謝部落的居民願意讓我們參與你們的生活。常常在排練的時候就被一喊：「來吃飯啊!」，這樣的暖會記得很久。



游家榕:

從大同大禮下山後，花蓮的公路上多了一個駐足的地方。認識這裡的渴望，從炎熱的正午延伸，延伸至溪畔對面山上，那些聽到的美麗故事。在火堆旁，腦中迴盪的還是那句：山上下雨了，而明天將會一如往昔，路上一片泥濘。



徐考婷:

你、妳，還有你...我真的很想用力抱緊你。但是我們最好要先打個招呼，先介紹名字，對了，還有互相分享露蔞的滋味，然後聽個故事。你如果問我說部落呢？我大概會說不是已經在了嗎。



簡伊利:

在山上的日子，就像被下了結界的世界，人與土地的連結如此的親密，看著身邊的人，一切如此的緩慢如此的美好，這幾個月得到故事的美好，對土地的敬畏還有可愛的伙伴們。如果有天能在山上再相遇，請大聲呼喚我我會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。



黃資容:

從山裡雲裡，摘一朵雨，細瑣聆聽著土地日常，誠摯的雙眼撞進心底。Truku的模樣、自己的模樣、無所畏懼燃燒燦爛的模樣。於是在盛夏、在火光中，我們必然相遇。謝謝溫柔地來到，和那輕輕地離開，終將成為故事。



尤啟鴻:

當我以為走進部落就可以認識部落，到最後發現我還是不認識部落。這幾個月來聽了很多故事，那些遷徙的歷史、斷裂的語言、失去的土地、分合的情感，都是太魯閣族人樣貌的碎片。山上的夜晚很冷，來烤火吧，故事就在那裡流竄著。



劉定騫:

願天下熱了的糰子都能落入好人家。



王俐文:

對於這半年來的週末獻給山東野，其實我覺得非常有趣，讓我體會到了戲劇的好玩性和聯想力的能量，與認知到部落搬遷的為難處，而在田調的過程中，也因為聽了當地的故事，進而豐富了自己的生命。最後也謝謝這段時間姊姊們和大哥的照顧。



洪韻佳:

第一次到富世時，我是突兀的外來人，前方有一群人在聊天，還有小孩在玩耍，我有點緊張，調整一下呼吸後就硬著頭皮往人群走去，正覺得不自在時，突然有個小孩叫住我，「姐姐-」我驚嚇地回了聲「哈囉-怎麼了?」是一個眼睛大大、素昧平生的小女孩，「我愛妳。」那一瞬間我就知道，我一定會愛上這個地方。



林念頻:

我們在同禮部落、富世村落的火堆旁，聽了很多故事。關於山、關於獵人、關於日本人、關於國民政府、關於亞泥、關於回家的路、關於記憶的傳承。誠摯的邀請您與我們一同在富世村的火堆旁，聽一聽，這些故事。



Apyang:

走山的時候，會忘記自己的體重，以為雙腳很巨大，以為正往家的方向。嚮往不能當生活，嚮往讓你更懂得生活。



盧宏文:

謝謝富世村從不同部落而來的村民們，願意與我們分享自身文化的水源，你們的源頭雖然屢次遇上阻礙，奔流出來仍是如此豐沛，願我們這次的製作只是通道，把你們無私分享給我們的，分享給更多人。



林書竹:

「選擇了，就不能回頭囉。」於是獲得了一個太魯閣族的名字bennu，接受這份祝福，思考著bennu、我，究竟是什麼模樣呢?